

散文心语

■ 刘云



编者按

刘云是我市在散文创作上卓有建树的作家，他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出版诗集《劳动的歌者》及散文集《风吹过秦岭》《一生一个乡村》《草木光景》等，曾获全国孙犁散文奖、中国报告文学奖等，曾获全国十余次收入中国散文年选。刘云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浓郁的乡土意味，近期他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陆续刊出散文创作心得，引起不少作家的共鸣。作者遂对自己几十年来在新乡土散文写作上的心得进行了系统回望和总结，共六十五章，汇为《散文心语》。本刊特分期连载，以增进散文作者之间的交流，瞩望安康文学创作再翻新境。

1

每每有散文朋友跟我讨论散文的写法，我总说，散文就是说话。我在第二本散文集《一生一个乡村》序言中说“散文是安静的文字”，就是讲散文说话，散文止于语言，把话说好，说贴切，说动听，说实在并有感染力，一篇散文大体不会错，这就是我的散文心得。

于我而言，散文是我感到舒服的文体，“舒服”是家常话，在外忙乱一天回到家中，自然要把讲究的外套脱下，或者换一身居家服。舒服就是脱下或舒展衣着（外在），让自己放下架子，随心所欲。散文是说话，是说话家常话，说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真心话，它要朴素、实在、清楚、管用。我的散文语言影响到我后来的诗歌、小说写作，我以为我的文学写作状态就是要保持和营造自在，说家常话的自在。

文学写作处在不自在状态，那文学就有味了，变霉的味，败坏的味，酸腐的味。自在状态就是不装，本本分分，你平常最真的说话状态，就该是你的文学写作状态。不能是领导讲话，套路多，废话也多，虚妄的东西也多，因为多数是秘书写的，所以听来总是隔着一层“做作”，那不是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的对话，那是形式，是过程，是礼仪，跟日常交流没关系。它或许是重要的工作方式，但跟真诚的文学写作不是一路。对初写散文的朋友，如果他问我以散文，我总会反问他，你放下架子了吗？你可不能像领导那样板着脸让人起鸡皮疙瘩。

好些有文采的朋友，散文总是写得不好，不好读，诗歌也写得虚张声势，小说硬伤也多，说到底还是写作状态问题。不真诚，拿着架子，像领导讲话，像老师讲课，像街头骗子骗人，或像领导的娘子训人，自己动手写话也许能听得下去？所以单就领导的话老于训人——这样写话话也许能听得下去？艺术和领导真诚的训练，各级党校应开几节写作课，不单单是公文写作，开点文学写作课，文学做不得假，它要讲真诚。一个领导说真话多了人也正了，不装了，做事有谱了，因为想深了想透了，工作的办法也多了。当然这样说领导，显得我等是何等幼稚，公场上的事哪里是用文学写作可以说透的。

不要总想着拿文章教育人，改变生活，造成好大的响动，文学从本质上讲不能救世。没有文学的时代，人们照样活着，哪怕后来一满的怨言——人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文学就是精神那个层面的东西，但它反映的又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人没了精神，也就只剩下物质了，只有物质，也就无所谓贵贱、高尚和卑劣。文学就是朋友之间的精神交流，安慰或鼓励，越真诚越有力量。从这个角度上讲，文学可以拯世，救心灵，让你的朋友喜欢你，愿意像你角度的那样活着、工作着。把你自己的说话、转发或书面的文学语言，尽量保持口语的风貌，但也很规范，不能吃里爬外，尤其不能当面骗人，让读者看得懂读得明白，形成你自己的语言风格，或者你写起来就很“舒服”，别人读起来也会很舒服。脱下外套，变成居家话，你说说家常话看看，舒服不！一屋子大小都觉得你今天正常，回来没装。

2

感悟音乐，是我散文的大体会之一。音乐是文学灵感的催生婆。我以为音乐是最富文学意味的体裁，文学说清楚和说不清楚的东西，音乐用一个混沌的状态就能表达到位。这样说，音乐是文学方式，是千人听来有千人的感受、体悟，不必像文学那样一定要统一到一个简单的或复合的主题上，听懂和听不懂都是音乐应该有的欣赏境界。连起来听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你就知道贝多芬用音乐改变了世界。听了钢琴王子克莱德曼，其他的演奏都听的就不得了。在用心，听了杜普蕾的大提琴，其他演奏都是虚的飘的，她在用心血演奏，她因此把生命停在了盛年之际。听斯卡布罗集市，你是听到了全世界的爱情。听班德瑞音乐，进一步感悟什么是上帝之音，艺术到了极致，就是自然，就是天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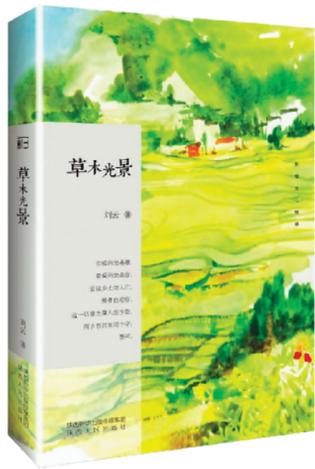
听中国十大古典名曲，听出压抑中的激越，封建主义的气息中也透出伟大的浪漫，进而想，从十大古典名曲出发，中国应当有创造中国交响乐的伟大的尝试或有英雄事业，那将如《十面埋伏》变身四个乐章的《命运》或《英雄》，那将是何等痛快的音乐盛事。《春江花月夜》的浪漫，可以成就东方田园交响曲。《高山流水》之于友情万岁，《梅花三弄》之于情操和志趣。《胡笳十八拍》之于动乱和乡情，《阳春白雪》之于万物向荣大地复苏等等。

我进而想，奏鸣曲是短篇小说的体例，协奏曲是中篇小说的体例，交响乐就是长篇小说的体例，这样的中西四个乐章，好比中国传统文论之文章方法的“起承转合”，音乐与文学天生是相通的。1949 年后的十七年，中国文艺在通红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也生长了“柳堡的故事”“我的祖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不全“是”“高快硬响”，说明万紫千红才让人宽慰，进而有了一丝时代性的宽慰。文学应当借用音乐的方法，或者潜意识就把文学当音乐来写，这样的文学或可更加丰

富、滋润。搞文学创作的，有学点音乐的必要，听得进去，体味得到，音乐会使我们的灵魂活泛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每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就激动，心中有着大海翻卷的秘境之径，音乐是艺术上帝之手。心中，在下有的白海翻卷的秘境，我们有机会听到成套的“孝歌”、打夜锣鼓，那是对逝者一生的总结，是盖棺之论，歌唱者和他的班社应当是乡下的通灵者，在逝者与生者间架起一座通灵之桥，那桥是音乐的翅膀搭建成的。文学就应当有音乐的通灵之功，触动心弦，铮铮有声。

3

散文要向民歌学习，我喜欢穿行民歌的茂密、密林、开花的河岸。再陌生的国度，只要听它的民歌情感就会亲近。民歌是世界各民族最母亲的方言，就像爸爸和妈妈这两个发音。民歌是文学创作的优质建材，一个有历史厚度的地方，和一个有内涵追求的作家，怎么能绕开民歌呢？人群、族群、部落、地区、人们、人聚，民歌天然与人一起成长。民歌是劳动和生活的人们向这个劳苦的世界发出愤怒的怨怒或温情的示好，民歌里的喜怒哀乐，满天的彩霞和满天的乌云，都是用文学（或民间文艺，即民歌独有的方法，套用“兴观群怨”亦可）的方法表达出来的治世和活世之道，民歌是人间最高处的宣言。民于无声之处草木生发和枯荣，民歌则是惊雷。



《草木光景》

中国各民族的民歌在精神价值上高度同构，陕南民歌、江南民歌、藏区民歌、东北民歌、闽地民歌等等，都有着鲜明的各民族融通的印迹。这其中汉民族的融合力，在民歌源流变迁中呈现高度向心性。《十爱姐》至少在半个中国具有同源性，我们熟知的《长相思》《打酸枣》《柑子树》《赶牲灵》《包楞调》《绣荷包》等等，南北互通，至少我们并不陌生，听着听着就听出了本地民歌的风味。我喜欢民歌入文，当然不仅是对于民歌的引用，而是作为装饰、装点，而是通过民歌最真的理解、重新阐释甚至重构，用民歌的形态表达最直接、最本真的民间悲悯，把爱与恨都融入民歌的清水和暴风雪中。

向民歌学习是作家的基本功课，不是照抄，是会心会意，是把自己摆进民歌的意境中去，然后走出来，变身一个民歌说唱者，当然他不是简单的照抄，他在重新解读。向民歌学习，当然是学习民歌对于苦难和幸福的态度，同时也学习民歌表达的方法，那种真诚的态度和质朴通达的方法，有悟性的作家总会在简单的民歌表达中悟到深邃。伟大的文学，来自民间最本质的意绪，民歌的意绪，是文学的第一滴水珠。不仅文学创造的借鉴吸收，当代民间仍然有着民歌民谣的热情土壤和空气，新民歌应当成为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方针。

4

散文在场，是一个新话题，其实也是老话题，现场之于散文就像草场之于牛羊，江河之于鱼虾。散文有一句老话，叫散文易写不易工，这样说的人多了，我有时想，这句话就成了散文随意性的托词，比如散文的现实参与性，文本创新的意义，散文语言的解放，散文思想的深刻与丰沛等等，这些都常常流于忽略和散文大众写作的无奈。

还有一篇文章，散文形散神不散，我以为也是需要辨析的——散文的形散其实是不散，正如中国古代哲学里讲的有和无，无就是有，有也是无，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散也是相对的，散中有聚。说散文取材的散，也并不是毫不相关的东西作者硬往一块捏弄，材料真散架了缺了黏性和关联性那也就不存在了。散文看似散的材料其实透着不动声色的剪裁，有散文结构的匠心在，有散文意趣的妙处在，散文材料的取舍、结构自有其逻辑自洽性——聪明的散文作家，他的材料结构法和小说一样，一定是个深妙的小宇宙，是个小太极，有建设性、系统性、全局性、整体性、循环性、相对性、发展性——一篇好的散文，就是作家建构的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纸面社会生活系统，是一个包含理性和情感意向的文学时空建构。

散文的第三句不适宜的话，就是散文是属于过去写的，这成为很多散文作家的舒适区，他们喜欢在回忆中写散文，写回忆的散文。不少散文写作回避在场性（或现实性、现实中的生活迫切），在他们那里，散文只是过去时空的事，是旧事，是回忆，是往事一二，他们很少直面现实生活，永远走在生活的屁股后头。散文的在场性，既是生活时空的在场，也是思想认知的在场，散文的主根应当扎在现实土壤，散文必须有明锐的思想锋芒。散文在场性不好写，对于场景重现，对于现实人物的关照，甚至对于主题提炼，都对散文提出更高要求，在散文眼里，什么样的观察角度、什么样的材料取舍才是散文的？散文对于现实的思想激发是什么尺度的？散文的典型化过程是什么样的模式？散文的在场性真的不如小说、报告文学、纪实和新闻通讯来得自由？散文的在场性写作，并不是小说等的专利，散文天生宽广自由的视界和表达的千手观音，决定它可以和写好现实中文的人和对，但又显然需要散文的观察力和文字表现力的创新，需要向小说、诗歌、通讯学习，多一些文学的手法，保持散文的文学丰赡，不能因为写现实就滑向小说，滑向新闻通讯，滑向报告文学——散文不要总睡在旧梦中，散文需要踏入活色生香的生活——当然，要想写好在场散文，自由的形散、舒展的思绪、生活化的语言、情

5

怀的敏感，以及人性的大关怀大悲悯，这些东西考验散文作家的操练和操守。

散文十分思考、布局，三分写，七分都藏在文字背后没有写出来，好散文像一座冰山，只露出三分。散文不能因为取材自由就不好好构思、谋篇布局，不是掂起什么都往散文里写。有时因为要回忆，就以时间为轴记流水账，从头写到尾，把人读得没烦。散文是文学中的大类，散文队伍里人最多，比诗歌小说人都多，所谓大众写作，早有大方之家提出“大散文”，说只要是文字在纸上记着一件什么，比如写个信，给领导写个请假条，年终总结，领导在大会上讲话，家里主妇过日子记个流水账，或大小纪念日，都是散文种类。散文大是大了，帽子大了，下面却见不着人了，立不起身子个儿了。这样一说，全国人民只要认得字写得字，大约都是可做得散文作家的，看起来真是辉煌！这些年，网络写作大众化，散文的隊伍更是扩大，散文的生产力更是强大，但散文的创造性成绩、突破性成绩并没有出现，散文似乎在平庸的路上——窝蜂地跑，前头一批跑全程的，后面蚂蚁群般跟着跑半程的，场面很是热闹。

作为文学的散文，即与小说、诗歌、纪实、报告文学、电影戏剧文学等平起平坐的散文，还是要守文学的节，广大的群众基础是一方面，散文自己的讲究还是要守住。散文的文学品质、文学规范、文学逻辑的讲究，不能大而化之。散文作家也得写出像散文的东西来，写得比流水账高明，讲究主题新鲜、内涵丰赡，也要像小说诗歌那样讲究剪裁、结构、多线条、留白、说一句留十句，讲究典型场景、表现力强的细节、人物的典型性、生动的人物语言，读来舒服的叙述语言，活生生的描写语言——总之，我想散文就是要像冰山品质，写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文学创作贵在个性，个性就是不同，就是创新，“冰山散文”或“冰山创作”，我以为是个性散文的好形容。贾平凹早年写安康紫阳、白河的《紫阳城记》《火纸》和南官山的游记，就高明得很、新鲜得很，他写的都是安康作家们见过的，可就是他写进贾氏神采了，他写来也有意思的写，不是义务讲解员，作景区介绍，所以当我们读起来也有意思。他不写自己早年游丹江，坐一叶扁舟，江岸边的吊脚楼上，有水乡女子自弹琵琶，一边拿风帽的眼瞟客上岸，于是作者不免心猿意马起来。这些文中情形很有风情也令人向往，有经验的读者却知道这多半是作家的想象营造，但这营造就成就了我们的悦读。

我早年学贾老师的散文，模仿得很，后来感到不行呀，文学学别人不说学不来，就是学来了，也是“学我者死”——但贾老师对于散文的材料剪裁、独特的语言营造、精致典型的细节再现、平民哲理的散文意蕴，教我明白一个道理，散文一定要写出新劲儿来，别人形容美人是鲜花，我只说人家“长得干净”或我们平语“长得排场”，这样的语言是活的，有根有叶，花枝招展。散文想十分，写三分，把思想的、联想的、启发的、关联的、象征的、暗示的等等不必尽数说出来，都藏到文字后面去，所谓给读者留点动脑筋的空间，让人读完心怅怅的，像一重重山影远去，甚至有依稀泪点。往往，没有写出来的比写出来的更牵人心哪！



《一生一个乡村》

6

一篇散文呈现，看得出作家的视角，是远是近，是多是少，是仰是俯，都是有讲究的。散文有自己的景深。写散文与拍摄一样，恐怕也有个景深问题，是远景、近景，还是中景，作家其实自觉不自觉地在工作中心研究着。散文写作中，作家常见的位置当然是叙述者的位置了，他有时在文中，和散文一起发展，有时在文外就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记录者，最讨厌的是站在人物或干喊叫，时不时自己插进去议论几句，甚至代替替文学场外文学事件说话，把自己硬塞进硬地塞给读者，生怕读者不明白。还有一种属于弄弄，在文中大面积传播知识，掉书袋，或传达独家消息，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心虚着呢！哪种位置都自然得体，作家的存在不显多，是散文有机关天成的一部分。

作家随着散文走，作家就是散文中人，这样的写法很常见，也是散文真实性的体现，但真的要注意莫讨人嫌。我写过一篇《莲花是土地的笑脸》，写得快发表也快，前后就是一个周时间。这些年，我一直在观察安康乡土上正在发生发展的革命式、革新式变化，这样的观察既是我做新闻时的业务现实迫切，也由此引起我文学上的多重思考，即怎样用文学的方法表现这种变化。《莲花是土地的笑脸》对新农村土地上的变化的景象，抓住了一个很新颖的意象（散文与诗歌一样，也可以讲意象），“莲花”，生动而具象，它是土地的新形象，新色调，新动能，而不再是我们头脑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的土地是鲜明的、活色生香的。安康进入新时代，农村土地上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传统农业被改造、被创新，新农民把土地种出花来，花样经济是安康农业重要的发展现象。我前些年在汉阴县发展家庭农场的新闻宣传观察中提出过两个概念，一个是“花样经济”，一个是“新三农”，我以为这是安康现代农业的新优势，是后发的有比较优势的有前卫性的，就是安康要把土地种出花来，安康的“三农”是乡愁农村、园区

农业、职业农民。这不单是记者个人的发现，而是现实的发展，是安康乡土上宝贵的变化，应当引起经验层面、决策层面、宣传层面很好的挖掘，乡村旅游、合作社经营、乡村振兴、康产产业、特色产业等都应当是安康乡村振兴不错的关键词。

我写这篇散文时，采用了中远景的视角，好像是站在一处山上看眼前乡土上演的新景象、新剧目。这样的视角自由度大，时空一下子拉开了，眼前全是大画面，当然也有清晰的小场景、精致的细节——时不时用望远镜拉近了看，这样的视角不远不近，便于材料剪裁。我写的时候，有一个自觉就是保持画面感，借用了电影的好东西或叫蒙太奇吧，有剪辑的意味在里面，对材料大跨度的剪裁，使得散文大开大阖，气势和气势韵都活活泼泼。我这样的散文很有几篇，写时视野开阔，随文意变换，挺好玩的！如《关中麦黄》《枇杷调》《如花的乡愁》等，我自己形容是俯瞰散文，从半空中行文。

7

我总以为散文不要写得一直来一直去，当然如果是告启类的散文，你开门见山那是另一码事。如演讲稿、律师辩词、情况说明，那是要一直来一直去的，在写出和隐去之间。当然我心里是混沌的，一团烟云卷来翻去，看不清形质。终于有一个点闪亮了，心里乱糟糟的烟云在有规律的律动了，一团乱麻渐渐理出眉目了，那个时点怕就是你写这篇散文的奇点，憋不住了，爆炸了，宇宙膨胀了。爆炸前，那个散文是无极的状态，好像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无，爆炸之后，就进入太极状态，有形有了质，有了生，有走向了，有山川河流，人物精神了，进入万有质了。

我以为太极状态，是散文最好的状态，小说诗歌或可另论，散文的妙处就在有和无之间，在写出和隐去之间。当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不好，我们上中学时语文老师最喜批我们这个毛病，就是写了写了，写得不清楚，不知所云，这当然不是混沌状态，不是太极状态，是不明白。混沌是一种审美，也反映事物变化与赋存的形式规律，或者说，事物的运行就是太极状态的，阴阳相辅相成，五行相生相克，事变渐变，相对平衡，平泰转换，事物如此，人的言行也如此，大国小家如此，英雄平民都如此，领导如此，群众亦如此，没有例外。散文要多一重意味，除了故事本体脉络清晰，但行文中还有草蛇灰线，还有隐情，还有暗示，读后有余味，这样的散文就很有营养。我把这类散文称为充沛的散文，太极散文，一篇散文就活生生的了。我还把这种散文称作烩饭，大火烧滚，然后小火慢慢煨香煨透，这样的烩饭，吃着意味深厚，回味无穷，也有营养。当然，我并不排除清淡的烩饭，如青菜烩饭，豆腐烩饭，也好，吃一吃也顶饿，那或许叫小清新，也好。但每吃如斯，也就寡淡了。

散文的混沌是太极的混沌，有根有叶，有根有脉，有规律可循，写散了收不住了，那不是太极，是败笔。我早年写散文，一段时间并喷，好多散文一开笔就收不住，后来有朋友批评，我也意识到这样不行呀，是不尊重读者诸君呀，就警惕了，收敛了，放还是要放开，多方位，多手法，多意蕴，绕山绕水可以，闲笔可以，春秋笔法可以，王顾左右可以，指桑骂槐可以，象征暗示都可以，但不能是一地鸡毛，一盆馊饭。一桌好席面，要有几个碟子翻几个碗，或上香味俱全，冷热搭配，喝酒时有下酒菜，吃饭时翻几个碗，或上一个醒酒开胃汤，有红似绿，这是主人的诚意，更是体现女主人的能干。好散文就是一桌好席面。长篇散文是大席，短散文是小席有小炒，席面搭配的好，阴阳调和，君臣佐伍，咸淡相克，色香有致，就是懂太极啦！

8

对于逝去的，很多我们是一直不能忘记的，有时想，好东西都给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奋斗又有什么意义呢？怀旧的散文，有时在今天读者看来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没有怀旧的散文，回忆是人生的秉性，是骨子里的东西，是基因里的东西，也是文化里的东西。回忆就是文化的酵母在起作用了，它要起反应了，起化学反应，人体里一种说不清的化学变化，让人想起从前。其实，所有的回忆都由现实引起，可见回忆从前是为了反观今天，值不值当，今天做得对与不对，过去的梦想还能继续吗？写过去，贵在沉浸了，把灵魂摆进去了，它启发和刺激今天的人今天的观念了。好的回忆散文，原本就是为了曲折表现现实，旧时代的东西我们还在怀念，希望重拾；好的人物我们还在纪念，好的品质我们还在赞叹，盖因今天已然稀缺，我们走得太快步伐太乱需要停一停，等那叫文化记忆的魂魄赶上，与我们灵魂相一。人的记忆、人类的发展总是连续的，甚至形成闭环，它断不了，散文因此有大把的理由把过去当作今天写。

安康散文作家中，写回忆性散文（以纪实为主）的不少，他们在文中所呈现的文艺、语言、趣味，往往都有过人之处，我曾与他们中的一些讨论回忆性散文的立场，我们共同的想法是，回忆性散文所呈现的东西一定与今天不隔，往事与现实有一个通道，哪怕是荒草小路，它最后总要能走出来，回到阳光大作的现实，回到现实的关照中来。前面我们提到一味沉溺往事自顾自地写，那是散文的不好，不是反对散文的触须伸向回忆，是要明白为什么要写那过去的事，往事并不如烟，里面的意味还有温度。

(连载之一)



《风吹过秦岭》